

華嚴宗講義 05.5.9---學術誤區---釋智誠 秋吉彭措如是說  
釋智誠 秋吉彭措《般若鋒兮金剛焰》〈不容褻瀆的尊嚴〉：

「一切佛法，皆發源從釋尊菩提場朗然大覺之心海中所流出，後來任應何時何機所起波瀾變化，終不能逾越此覺源心海之範圍外；此於佛法具信心者，任何人當靡不承認之者，若並此戶承認，則根本上且不承認有佛，更論佛法耶？於此信得及，則釋尊不動寂場而與同證覺海諸大士說華嚴，當亦能信。此可知佛初證、初說，即為最高之矣。嗣為因順人心，漸談小法，令微近效；復為蕩空功跡，令無執滯；復為解除偏蔽，開示融貫，卒之談常勸善，堅固信行，則平易通俗矣。此觀釋尊應世說法，可見其發於一人，或同悟人自到自得之最高妙證，漸隨機闡說其一分，漸隨機闡說其別人分，漸融會而歸之簡易之行，習成流俗，浸失本真。而東方人一派一系之學，其歷程皆可作如是觀也。…凡是皆可見東方人由修證內心，索闡遺言得來之道術，其變遷之程，與西洋人之學術進化史，截然不同。一是頓具漸布，一是漸進漸備。」<sup>1</sup>

又說：「佛在世時不然，已詳前說。佛滅後，各時代雖可作如此說，然初五百年亦非無大乘之流傳，特零散隱幽耳。六百年後亦年無小乘之流傳，且仍繁盛，特不能獨佔為佛教之正統耳。龍樹時亦非無異派大乘，如《智度論》之方黃道人等；無著、世親等時惠可知非無異派之大乘，特在彼時要以彼代表之一派為最顯著而已。」<sup>2</sup>

太虛大師判攝的印度佛分期

第一、「小行大隱時期」<sup>3</sup>：

第二、「大主小從時期」：

第三、「大行小隱、密主顯從時期」：

三、印順法師分期<sup>4</sup>：

(一)、聲聞為本之解脫同歸 (二)、傾向菩薩的聲聞分流 (三)、

<sup>1</sup> 釋智誠 秋吉彭措《般若鋒兮金剛焰》同前註 頁 260

<sup>2</sup> 頁 361

<sup>3</sup> 《太虛大師全書 1 佛法總學》〈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頁 (一) 509 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

<sup>4</sup> 印順《以佛法研究佛法》〈五、大乘是佛說 五從經論的集出看大乘〉正聞出版社 頁 179 1984/9

菩薩為本的大小綜合（四）、傾向如來之菩薩分流（五）、如來為本之梵佛一體。

從可知小乘（聲聞乘）與大乘（菩薩乘）並無絕對的分野，因二者本自有不可分割的關係與因素在。如下：

----外在的原素（歷史文化背景---『跡』）與內在的因素（三世十方世界觀、本體論的佛教義理---『本』）結合的「緣起觀」。

「世尊在宣說小乘法時，曾以隱含的方式偶爾講到大乘法義（就像宣說顯宗教法時身受含講到密法一樣），在小乘教法裡發現個別與大乘法共用的法相、名詞亦屬正常現象。然而，這只能說明大小乘佛法的圓融一味，以及大乘佛法的良好向下相容性（如《大智度論》云：「小物應在中，大物不得入小。」「大乘佛法中則能含受小乘，小乘則不能。」）…從事實上，大乘經典深廣恢宏瑰麗莊嚴的不思議境界，也絕不是常人用凡夫分別心所能編造得出的。而且，聖者龍樹從龍宮取出大乘經典等傳統說法，千餘年來得到印、藏、漢各教佛教界的廣泛共許，古今中外佛門聖祖也從沒有誰講過大乘經典不是佛說。…當然是現量照見如所盡諸法實相的聖者無漏智慧，以及現量了知事物本面的超時空的大乘清淨神通波羅蜜，而決不會是完全落次凡夫迷亂分別心範圍內的學術研究。狹道聖祖們的光輝教言和無明凡夫的尋思推論、懸想計度，二者完全不是一個數量級上的較量。」<sup>5</sup>

又說：「要知西洋人之學術，由向外境測驗得來，乍觀一層粗淺零碎皮相，後人恣藉以條貫整齊之，更進察其隱微，於是日趨完密，…甲立一說而乙駁之，甲乙相駁之下，兩派之短畢彰，兩派之長盡露，於是有丙者起，除兩派之所短，集兩派之所長，而著後來居上之效。故有發達進化之程式可推測。而東方人之道術，則皆從熏修印證得來；又不然，則從遺言闡幽得來。故與西洋學術進化之歷程適相反對，而佛學尤甚焉。用西洋人學術進化論以律東方其餘之道術，已方枘圓鑿，格格不入。況可以之治佛學乎？」/吾以之哀日本人、西洋人之治佛學

<sup>5</sup> 同前註 頁 363

者，喪本逐末，背內合外，愈趨愈遠，愈說愈枝，愈走愈歧，愈鑽愈晦，不圖吾國人乃投入此迷網耶！」<sup>6</sup>

「是誰逼著你們必須拿西洋的學術觀念來研究佛教？在物質領域表現不俗的方法和觀念，是不是一同可以機械利移植到精神的形式上？/佛教自身就有非常嚴密的修學方式，懷著起碼的尊重進行如法的修學，而實際體驗佛教博大精深的精神世界，難道不是更加誠懇的科學研究態度嗎？」<sup>7</sup>

又說：「佛教並非僅僅是一種道德倫理規範，佛教與單純崇拜超驗形而上實體的西方人一般所理解的宗教，亦具有很大的區別。因此，若從理論體系觀察，佛教的因明、唯識、中觀等學說，均具有極嚴密的論證過程，其邏輯性和說服力是非常強的。從古至今，還沒有聽說哪一個人通過客觀、公正的方式，有效地證明了這些學說在它們所適用的範疇內是不正確的。/儘管歷史上有不少謗法、滅法事件，如今也不乏曲解、詆毀佛教的現象，但其依仗的無非是暴力、狡辯、強詞奪理、…造謠中傷，非正當手段，真正令人信服的…從來就沒有過。」

8

「從實踐看，無論小乘，還是大乘，顯宗還是宗，都具有極其嚴謹的修證次第。因凡任何一個正常人都有機會通過實際修持佛教所明示的法門，來檢證各乘境界的真偽。古今中外，排除違緣、障礙進行長期如法修持的佛教徒，皆獲得了煩惱淡薄、身心自在的境界，乃至開發出智慧、悲心、神通等佛經所述的善妙功德。儘管現代人的善根、法緣，不能完全跟古人相比，但如果有決心、有條件全身心地投入修持，依然可以獲取相的成就。有一分付出，就有一分收穫。/…佛法所揭示的是宇宙、人生真諦。故此對佛法進行證偽，不啻於是對法界的真實本性進行證偽。」<sup>9</sup>

釋智誠、秋吉彭措《般若鋒兮金剛焰》〈學術研究的誤區〉：

<sup>6</sup> 同前註 頁 359-360

<sup>7</sup> 釋智誠、秋吉彭措《般若鋒兮金剛焰》〈學術研究的誤區〉頁 368

<sup>8</sup> 同前註 頁 378

<sup>9</sup> 同前註 頁 379

「佛教受到世間文化界、學術界的重視和研，本不決定是件壞事。如能本著公正客觀、清醒的態度，在尊重佛教本身固有特色的前提下，…如理如法地將佛教的真面目介紹給世人，並非毫無積極意義可言。…從事佛學研究的所謂專家學者，內心並無起碼的宗教信仰和感情。…在完全剝離了佛教不思議的神秘內涵和自在神韻背景下的淺薄的學術研究，…它有沒有資格來任意評判偉大的佛教，就成為一個大問題。」<sup>10</sup>「拿學術研究來質疑佛教的尊貴性和神聖性，…隨著賽先生的東漸，在涉及佛教的問題上，…以狹隘的凡夫分別念來妄測超離言思的聖境，剝離了佛教的精華特色來研究評判佛教，完全不得其門而入，卻振振有詞。」<sup>10</sup>

---

<sup>10</sup> 同前註 頁 267-268